

论图书馆本质的哲学解构与建构

徐跃权

摘要 以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为主体框架,用本体论和价值论来容纳历史上关于图书馆本质的各种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聚类,得出图书馆的八种主要本质,进而解构每类本质,剖析其逻辑方法的得失。用类比的方法得到“图书馆的本质就其现实而言是其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辩证命题;用数学集合论的方法得到关于图书馆本质的辩证逻辑表达式,并对该表达式的逻辑学、辩证法特征作出系统说明。最后得出结论:图书馆没有抽象的本质,只有具体的现实本质;图书馆的本质就其现实而言是其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图书馆本质的辩证逻辑表达式本质上是一个方程,历史上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每个观点都只是这个方程的一个具体的近似的解。参考文献 39。

关键词 图书馆本质 哲学解构 建构 辩证逻辑 辩证命题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aking ontology, recognition theory and value theory as main framework, this paper collects all the viewpoints related to library essence, then subdivided them into a few main categories. Afte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 author points out both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revealing the library essence. Secondly in the part of epistemology, based on the thoughts of humane essence by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it summarizes its dialectical logic expressions: the human essence is the ensembl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in its reality. Via the analog method, the author addresses that the library essence is the ensembl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in its reality; in mathematical set theory approach, a dialectical logic expressions of it was deduced. The systematic explanations are also given to the expressions.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or library, there is no abstract essence, the essence is always concrete and realistic; the library essence is the ensembl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in its reality. The dialectical logic expressions is essentially an equation. Each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library essence in the history is only a specific and approximate solution proximate solution of this equation. 39 refs.

KEY WORDS Library essence. Philosophical de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Dialectical logic. Dialectical thesis.

CLASS NUMBER G250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观念驱动下,图书馆的本质问题成为图书馆学持续热议的论题。总括起来,这类研究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通过图书馆的定义定律来揭示本质;第二类是通过图书馆的属性分析来确定本质;第三类是通过图书馆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规定性来追问本质。这些研究的成果中还没有哪一种观点占据

绝对统治地位。破解这样的困境,传统思路是通过理论或实践的方法证明其中某一个观点正确、其他观点错误。在目前还没有哪一个观点被完全证实、其他观点被完全证伪的情形下,出路则只能寄希望于后续研究。

另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是遵循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人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本质到更为深刻的本质的无限深化的过程。因此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存在某一个或某几个观点是关于图书馆本质的终极认识。每一种观点都是一定

历史条件下对于发展着的图书馆本质的阶段性认识结果,即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认识越丰富,就越逼近绝对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样,图书馆则不存在抽象的本质,只存在具体的本质。本文的论题与以往的研究有根本的不同,我们的理论期望也从以往的追求图书馆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转向在辩证法层面对所有相关观点的哲学统一。

哲学作为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其理论体系可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大板块。鉴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大板块体系能否适用于图书馆学科,特别是能否适合于图书馆本质的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本文特作如下假设:假设一,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框架适用于图书馆的本质问题的研究;假设二,关于图书馆的定义和本质的各种观点都可以逻辑地归入本体论或价值论;假设三,在认识论部分只用于关于图书馆本质的辩证法分析和辩证逻辑的构建。总的来说,本文以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为主体框架,用本体论和价值论来容纳历史上关于图书馆本质的各种观点,对这些观点进行聚类,得出图书馆的八种主要本质;再解构每类本质,剖析其逻辑方法的得失。用认识论来集中讨论那些隐藏在观点背后的思想方法和逻辑方法;进而在辩证逻辑层面建构一个关于图书馆本质的统一的揭示方法和表达公式。

2 本体论视阈下的图书馆本质解构

本体论是关于世界本质的哲学学说,这与探讨图书馆本质的追求具有一致性。当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时,物质本体的结论是非常明晰的。但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则有物质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生存本体论、广义生产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或感性实践生成本体论等诸多主张^{[1]8}。就某一具体领域而言,其本体的确定则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呈现出更大的混乱。如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文学本体讨论,先后出现了“形式本体论”、“生命本体论”、“实践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实践存在论”等各种观点^[2]。图书馆本体论如果照此研究下去,乱

象同样不可避免。

事实上,我国图书馆学在自体论研究方面目前只有一种主流观点,即客观知识。这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直接的切入点。随后通过对其他观点的聚类,将概括出图书馆的社会机构、信息系统、社会有机体、知识交流等四种主要本质。在自体论部分,除了总括研究成就,主要是解构这几种观点的逻辑构成,明确得失,为图书馆本质的辩证逻辑的构建做必要铺垫。

2.1 客观知识

2.1.1 理论观点

1997年吕斌、李国秋较早提出图书馆本体问题^{[3]9},认为波普尔(K. R. Popper)关于“三个世界”的哲学理论为上述问题的探究提供了哲学本体论的基础;表达出世界3即客观知识世界就是图书馆本体的观点。叶鹰在运用图书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理论框架研究图书馆哲学时明确提出:“断定图书馆的本质是客观知识或抽象信息,图书馆本体论就是一种客观知识本体论或抽象信息本体论。”^{[4]27-28}

2.1.2 哲学解构

早在20世纪80年代,谢拉就提出过与图书馆的本质是客观知识相反的观点:“图书的集合不是图书馆;图书馆也不仅仅是一个保存图书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图书馆是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用以保存和利用各种文字记录的组织 and 系统。它是一个社会设施,被创造出来在社会交流系统中建立一种联系。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化都至关重要。”^{[5]315}谢拉的图书的集合显然可以作广义的理解,即客观知识。在图书馆出现之前,客观知识就已经存在。即使图书馆消亡,客观知识也依然存在。因此把图书馆的本质归结为客观知识肯定不够准确。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体现出图书馆人的创造和图书馆的生命力。2000年王子舟^{[6]12}提出的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集合(客观知识的人工集合)的观点显然更贴近图书馆的实际。

在本体论层面开展对图书馆本质的研究不仅无法彻底解决图书馆本质问题,还带来了两方面的哲学难题。

首先,探讨问题的层次存在错位。在唯物主

义层面,世界的本原是物质,图书馆的本质必然归于物质。这个结论固然正确,但世界上包括意识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本原都归结为物质,因而这个结论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哲学体系可以为图书馆的本质提供客观知识的选项,明显更具合理性。但客观知识世界仍然处于与物质、意识一样高的哲学层面。

要脱离高处不胜寒的境地,降低抽象层次是必然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两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范畴无疑与图书馆的实际更为贴近。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图书馆显然具有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的性质。在社会存在的范畴下,对历史上各种关于图书馆本质的观点进行聚类并抽取其共性,就得到社会机构、信息系统、社会有机体、知识交流等几个重要的范畴。这些范畴为图书馆本质的分类讨论提供了更为客观具体的参照。

其次,把客观知识作为图书馆本质尽管实现了认识的深化,但同时也引发了认识上的新问题。即在客观知识这个本质上,图书馆与书店、出版社、学校等社会机构甚至因特网等具有同质性。

总之,直接用哲学本体论来探讨图书馆本质的实际效果不能令人满意,这是追求本质必然要付出的逻辑代价,应该从辩证法的高度来理解。这种辩证性在社会机构等四个范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2.2 社会机构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定义乃是揭示事物本质的短句。”^{[7]355}此后,定义必须揭示事物本质的逻辑传统一直沿用至今。《逻辑学》中的观点认为:“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8]15}，“概念的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的属性”^{[8]11}。古今中外的图书馆定义不胜枚举,构成了关于图书馆本质研究的重要方面。社会机构作为图书馆的一种本质,直观性强、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特征鲜明,并形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机构范式。近年来虽颇受诟病,但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认识阶段却无法抹杀。

2.2.1 理论观点

社会机构范畴还包括“……中心”、“……地

方”等。它们都属于社会机构的本质范畴。如198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传播和利用图书情报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9]20-21}再如2003年台湾胡述兆教授在《为图书馆构建一个新的定义》中提出的“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10]

2.2.2 逻辑解构

历史上的图书馆定义基本都是性质定义,其逻辑公式为:被定义项=种差+属。“种差+属”是如何揭示图书馆本质的呢?在哲学上,质是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特定的质就是特定的事物存在本身。事物的质往往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属性或特性,它可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那些对事物的质起决定作用的属性,它的确定必须考虑到社会实践的需要。^{[11]173}认识和定义一事物无法凭空完成,必须依据一定的前提和条件。形式逻辑的“被定义项=种差+属”的逻辑公式实际上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出一条极为重要的现实道路。即首先找到与被定义事物具有属种关系的其他事物,然后通过揭示二者在性质上的异同来实现对其概念的质的把握。有研究认为:属概念是从个别现象中概括和抽象出来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它舍弃了个别事物中的偶然的、现象的东西,是事物本质属性的集合^{[12]98}。更为重要的是:在定义的语境下,属概念是社会机构,代表一类更大的社会存在,具有实体性质。但在本质的语境下,作为属概念的社会机构代表的是一类属性,它同时存在于社会机构和图书馆的属性当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图书馆与社会机构发生了必然联系。在图书馆与社会机构的联系当中,是通过比较二者性质的异同才得出图书馆本质的。

2.3 信息系统

信息论、系统论与控制论的兴起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芝加哥学派就是把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来考察的。1988年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

一书中也曾提出：“图书馆是对信息、知识的物质载体进行收集、加工、整理、积聚、存贮、选择、控制、转化和传递，提供给一定社会读者使用的信息系统。”^{[13]21}

数字图书馆的横空出世使原本虚无缥缈的系统概念得以非常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2003年春《图书馆学研究》杂志为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开辟专栏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关于图书馆新定义的讨论。论文还在台湾结集出版——《图书馆新定义》。凡是把属概念定位在“系统”、“数据库”、“网络”或“环境”等都属于此类。为数虽不多，这类定义有成为主流的趋势。其种差除沿用传统图书馆的种差以外，主要用系统理论关于系统的构成要素、系统的功能作为种差。

2.4 社会有机体

有机体学说能够进入图书馆学的视野主要应该归功于阮冈纳赞的第五定律。近八十年来，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对图书馆有机体的理解均不够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有机体理论有其重要地位，是辩证法视野中的社会本质论。图书馆有机体理论应该成为关于图书馆本质研究中最重要中的一个。

2.4.1 理论观点

1931年阮冈纳赞发表《图书馆学五定律》，其中第五定律为“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叶鹰认为，它“可视为兼顾图书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一种图书馆定义。”^{[4]28}绝大多数人一直是从隐喻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这个判断，而不是看作实质性判断。黄纯元认为：“阮冈纳赞天才地向我们揭示了图书馆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如同生命有机体一样，图书馆总是不断地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外界的社会需要，求得生存并发挥自身的作用。”^{[14]28}这即是隐喻理解的代表。许多人都紧紧抓住变化来解读第五定律。生长是有机体的特性和存在形式，有机体才是本。如“可不可以说，戈曼五定律的真正精髓就是‘有机生长’四个字？”^{[15]30}这些认识实际上混淆了主次。黄俊贵则干脆在文章的摘要中明确判定：“其第五定律，对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没有作出实质性揭示。”^{[16]5}由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图书馆有机体理论值得深入探讨。

2.4.2 哲学解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有机体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范畴。同生物有机体相比，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特征包括：社会有机体形成于人的实践和交往活动当中；社会有机体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其再生和更新的内在机制是物质、精神、人自身三种生产的统一。当我们把阮氏第五定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结合起来重新审视图书馆，图书馆有机体思想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的。

第一，给图书馆以科学的定性。即图书馆是有自主意识的、有生命的社会有机体。人类可以建设一个图书馆，也可以消灭一个图书馆，但人类无法百分百地主宰图书馆个体及整体的存在和发展，就像人类无法百分百地主宰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一样。

第二，给图书馆以哲学的定位。即在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形式中，图书馆是处于不仅高于一般客观物质、也高于一般机械体的人类社会这个最高级最复杂的层次。图书馆运动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第三，作为有机体的图书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体制、机制、制度、信息系统、构成要素、技术等等都只是它的某一层面的东西。部分的简单相加永远也代替不了整体。任何其他名称都无法代替作为整体的图书馆。图书馆学改名的冲动主要源于高等教育的诉求而不是图书馆自身的发展。

第四，对有机体的研究需要有更合适的方法。过去我们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经典力学那里学习的在自然科学中通行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虽然必要，但绝对是不充分的。运用过程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进化、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具体运用^{[17]293-317}。

2.5 中介性

在1981年北大、武大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中出现“图书馆的性质”一节^{[9]33}，列举出图书馆具有社会性、科学性、教育性和服务性。该书采取先列出性质，再说明表现的阐述方法。

严格地讲,这是一种叙述方式而不是研究方式。1991年该书修订本将中介性列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的内容^{[18]57}。吴慰慈编著或主编的图书馆学概论或基础类教科书对此都采用了同样的内容和叙述方式。哲学的辩证法在讲事物的普遍联系时特别强调中介性是事物的普遍属性,不加限制地谈中介性缺乏针对性。如强调知识性的中介机构就会更加明确。2004年吴慰慈主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修正为“中介性机构”,更加明确,亦可归入社会机构范畴。

2.6 知识交流

1988年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中把图书馆活动的社会本质归结为知识交流,并认为要探讨图书馆活动的社会本质,只能从图书馆的活动和社会客观联系中才能找到答案^{[19]51-60}。1998年黄纯元在《追问图书馆的本质》一文中用同样的分析图书馆社会联系的方法继续对知识交流做了更深入系统的研究^[20]。这种方法与结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认识论以及前苏联情报交流学派。在中国与宓浩的知识交流学说比肩的还有周文骏的文献交流学说。这些学说紧紧围绕知识展开,涵盖知识生产、加工、组织、管理、传播、服务等诸多方面。本质和规律是同等程度的范畴,一般静态谓之本质,动态谓之规律。无论是从分析图书馆属性得出中介的本质属性,还是从研究图书馆运动得出知识交流的本质,实质是一回事。

3 价值论视阈下的图书馆本质解构

哲学价值论是对世界“应该是什么”、“应该怎样”的回答,其根本目的与使命是要启迪人的生存智慧。图书馆学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对于图书馆之于社会、人、知识的价值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表达和实现途径,此类研究成果较少。由于价值定义与事实定义存在一定差异^[21],使用时需加以注意。至于近年来热议的图书馆核心价值问题,那是图书馆人对于自身职业何以立足于世的宣言和期许,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3.1 社会大脑

1928年杜定友在《研究图书馆学之心得》中指出:“在外国,图书馆常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好像人的脑子,本应记忆许多事情,但一切事情都要这个脑子记忆是不可能的,而且图书馆的功用就是代社会上一切人记忆一切的,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22]3}杜先生虽然讨论的是图书馆的功能,但他将图书馆和人类大脑天才地联系在一起,把社会看作是人,把图书馆看作是人类的记忆或社会的大脑,只要社会存在,就一刻也离不开记忆或大脑。这就为图书馆的存在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由于这种人文价值阐释具有哲学价值论高度,因而具有终极意义^[23]。

“社会大脑”说固然形象精彩,却不够周延。因为图书馆并不能独立地承担起全部人类记忆的功能。大脑除了记忆功能外,还有联想、推理、判断等其他更重要的功能。把图书馆的功能从人类记忆推广到社会大脑是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推敲的。如果加上一些限定词语使之严密,则又会损害社会大脑的整体形象感。

1933年巴特勒在《图书馆学导论》中提出: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同样涉及人类记忆,巴特勒却以“社会装置”应对。而“社会大脑”更能表达图书馆的活力与作用。“社会装置”决定了巴特勒的定义属于社会科学而不是价值论的范畴。

3.2 人类自由平等的理想圣地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自由平等价值观在我国图书馆中的运用,体现出对人的权利的关怀和诉求。

3.2.1 理论观点

2002年蒋永福、张红艳在《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哲学四定律》^[24]中提出如下的观点:①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②图书馆是提供客观知识服务的公共场所;③图书馆是组织客观知识的社会组织;④图书馆是体现人类自由与平等理想的圣地。

3.2.3 逻辑解构

图书馆真的是体现人类自由与平等理想的

圣地吗?首先这个论断不符合历史事实。近代以前的图书馆是为特殊阶层或人群服务的,与绝大多数的一般社会大众无关,谓之人类的圣地有以偏概全之嫌。其次,人的自由平等的取得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有大力推进,尚不能尽如人意,谓之圣地有言过其实之嫌。再次,即使是在高度发展的未来,人的自由平等还是有多个层次之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之一,实际的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也不可高估。谓人类自由与平等理想的圣地,有主次不分之嫌。最后,一个人文命题要想站得住脚,必须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言过其实的主观意愿无助于对图书馆价值本质的确立。

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但从来没听到学界谓之定律的。即使把它们移植到图书馆学中来,价值观还是价值观,图书馆学不具备点石成金的魔力。1995年克劳福德和戈曼在《未来的图书馆:梦想、狂热与现实》一书中提出的修订版的图书馆学五定律的第四定律为“保证知识的自由获取”^[25]¹¹。如果改为“图书馆保证知识的自由平等获取”则比这个第四定律来得现实。

3.3 图书馆哲学定律批判

阮氏五律问世后,谢拉等学者对此大多采取肯定其内容、否定其叫法的态度。几年来的图书馆学中,定律大行其道。在哲学上,本质与规律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关于图书馆本质的观点上面已经罗列出八类,肯定还有个别其他类别没有列出,如把图书馆定位在服务上。但这并不会影响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探讨与解决。

3.3.1 定律解构

继蒋永福、张红艳提出图书馆哲学四定律之后,徐翔有明显针对性地提出图书馆哲学三定律^[26]:①图书馆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是社会的公共大脑;②图书馆是将人类思想言行的各项记录,加以收集、组织、保存,并善加传播,以便于利用的机构;③图书馆是信息的组织与传播的信息系统。其第一定律可以看作是杜氏社会大脑说的定义化表述。为什么针对图书馆是什么这个相同的问题,一个是四定律,一个是

三定律?鉴于近来关于图书馆的定义有从单一到系列化的趋势^[27],有必要特别加以讨论。

蒋永福、张红艳在文中没有给出这四个定律的理论来源、逻辑架构或现实原型。其四定律的概念原型可以追溯到1981年《图书馆学基础》关于图书馆的经典定义。公共记忆装置、公共场所、社会组织属于同义语的重复,实质可等同于“科学、教育、文化机构”。把“图书情报资料”换成“客观知识”,把“搜集”、“保管”改成“公共记忆”,把“整理”改为“组织客观知识”,把“传播和利用”变成“提供客观知识服务”,他们通过拆解和翻新图书馆经典定义的方法实现了所谓图书馆哲学四定律的构建。这三个定律全部属于社会科学,视角重复。本来可以像它们的原型那样,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人为的拆分导致了每个定律都不周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大致勾勒出图书馆的轮廓。其第四定律以价值论角度定义图书馆,维度有别于社会科学,可惜内容无法做到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

徐翔同样没有给出理由。但据前面的讨论可知,他是从价值论、社会科学、信息论系统论三个不同的学科来同时定义图书馆的。它们构成了一组分离度大致合理的三维定位,从不同维度刻画出图书馆的比较丰富的内涵。而单纯从一个属概念或一个学科维度是无法实现全方位地认识图书馆和揭示图书馆的。同时也应该摒弃那种根据个人好恶任意拼凑几个判断来联合反映图书馆本质的做法。

3.3.2 定律辨证

至于定理和定律,数理科学中最多见,也最接近绝对真理,其他自然科学次之,社会科学则犹次之。辩证法早有“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的定论。任何定理、定律都在其已知条件下才具有有效性。面对不断涌现的图书馆学定律,只要看看它有没有严格细致的已知条件就足以判断其科学性的真伪。

世界著名计量经济学大师、耶鲁大学的Phillips教授在《计量经济学的定律与局限》一文中针对计量经济学这个自然科学以外的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提出了五个反面的定律^[28],给计量经济学发热的定律化泼了一盆冷水,很值得迷恋定律的研究者研读。早在一百多年前,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科学因其研究对象的复杂与变化性而产生的不尽如人意的研究状况时就曾深刻指出:“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29]¹²⁹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境地。这对于热衷于定律制造的研究者无疑于当头棒喝。定律这样的大字眼无益于图书馆学的繁荣。

4 认识论视阈下的图书馆本质构建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主体对于客观世界及其状态的根本思考方式的理论,是关于理解世界与解释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在此,我们主要研究隐藏在这些结论背后的思维方法与认识工具。以往关于图书馆本质研究的各种观点在形式逻辑层面是无法做到统一的。辩证逻辑成为完成这个任务历史的不二选择。

4.1 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超越

科学的认识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把握图书馆的本质,图书馆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论热情和坚定的信心。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共同揭示出人类的思维逻辑方法。前者着眼于事物的相对确定性;后者着眼于事物的发展。前者研究思维形式,提出一类程序化很高的方法,并以高度抽象的方式固定下来,具有普遍有效的公理性;后者结合思维内容来研究思维形式,每个辩证判断都是有明确内容和条件的。辩证思维是一种通过一系列的对立统一概念、范畴来把握处于普遍联系中的运动着的对象整体性的思维,其本质体现在概念的辩证本性上。由于概念的内在矛盾运动,思维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和理论等从抽象走向具体,最终达到对对象具体整体性的把握。辩证逻辑既是逻辑学,又是哲学,是形式逻辑的发展与深化。就判断的表达式而言,形式逻辑讲:“A是A。”辩证逻辑则讲:“A既是A,又不是A。”整合由于形式逻辑方法的使用所带来的图书馆本质的形形色色的结论,只能寄希望于辩证逻辑的方法。

4.2 关于人的本质的辩证命题及启示

由于意识到图书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任何定义只能反映一定时期的图书馆概念的含义,为图书馆下“永续利用”的定义存在巨大的逻辑风险,有学者开始采用临时定义的办法来化解危机^[30-31]。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翻阅了大量关于概念或定义的辩证逻辑文献,这些关于辩证命题的认识都是符合辩证法基本思想的。大多只是文字叙述,拿不出表达公式,少数则从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入手,用阴阳鱼太极图作为表达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主要符号来构建辩证命题的表达公式,但不具备实际的可操作性^[32]⁶⁸⁻¹¹³。因此找到一个实用的关于辩证命题的逻辑表达公式对于统一图书馆本质诸说法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的本质有两条著名的结论:人是会制造与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前者经常见诸形式逻辑教科书中,是典型的形式逻辑定义;而后者属于何种逻辑则鲜有论及。我们看到的唯一实例是:马佩先生认为,后者因其具有反映人的多种规定性的统一而成为辩证概念^[32]⁷³。其实后者之所以能够认定为辩证概念,关键是这句话是以一个辩证命题的形式出现的。列宁是经典作家中研究辩证逻辑最多的。列宁为了批判布哈林的折衷主义观点,曾经以玻璃杯是什么为例,通过列举玻璃杯的大量的各种内在外在的性质和用途来说明辩证逻辑关于全面认识事物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概括出辩证逻辑的理论要点:“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

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33]452-453}

4.3 图书馆本质的哲学建构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4]54}马克思只给出了结论,并否定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身上抽取“类”本质的方法,没有对其结论作出直接的方法论说明。列宁关于“玻璃杯”的辩证逻辑分析则有实例、有理论、有方法,单单缺少辩证命题式的结论。把两位导师的思想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从辩证逻辑层面揭示事物本质的逻辑方法。再运用类比的方法把它应用于图书馆本质问题,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辩证命题:图书馆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该命题还可以采用数学集合论的方法列出数学公式:

设图书馆(library)为 l ,图书馆本质(essence of library)为 LE ,图书馆与事物 a 的关系为 (l, a) ,图书馆与事物 b 的关系为 (l, b) ……图书馆与事物 x 的关系为 (l, x) ,则有:

$$LE = \{(l, a), (l, b), (l, c), \dots, (l, x), \dots\}$$

辩证逻辑既是逻辑学又是哲学。如果上述公式成立,我们就完成了对图书馆本质的哲学建构。

4.4 对图书馆本质公式的阐述

严格说来,哲学层面的理论因其具有最高的抽象性和最为广泛的适用性而难以通过一般的理论来证明。这就如同数学中的公理体系一样,通常其科学性是通过材料来支持,其真理性的最终验证则是人类的实践。马克思除了对人的本质给出了社会关系总和论,还对人类社会的本质作出判断:“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35]既然人与社会的本质都可以从社会关系总和的角度去界定,那么作为社会有机体一种特定类型的图书馆的本质探讨自然也可以照此办理。

4.4.1 符合逻辑学的判断的形式

表达式 $LE = \{(l, a), (l, b), (l, c), \dots, (l, x), \dots\}$ 初看起来比较复杂,拆开来看,它其实是若干个“被定义项 = 种差 + 属”逻辑公式的总和,为人们提供了多个维度下的图书馆本质的全面定位。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标准的逻辑判断表达式。等号前边是被定义项,等号后边是定义项——图书馆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集合)。

4.4.2 具备辩证法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特点

辩证法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理论。联系是指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事物的性质并非在联系中产生,但通过联系而存在。离开联系,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也不能被人们所认识。”^{[36]85-86}联系就是关系。图书馆一切社会关系都可用图书馆与事物 a 直至事物 x 的关系——列举和表示出来。随着图书馆的发展以及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深入,与图书馆发生实际联系的事物的数量和关系的内涵都会发生变化。因而图书馆的本质也将发生变化,由此揭示出图书馆永恒发展的性质,实现了“ A 是 A , A 又不是 A ”的辩证法特性。

这个辩证逻辑公式还为图书馆新本质的认识开辟了道路。比如图书馆的本质还可以通过Google等因特网搜索引擎公司的关系来获得新认识。搜索引擎公司的出现还不足20年,与图书馆的关系在最近才受到图书馆人的关注。沿着这个新维度思考,你会发现,如果把目前的图书馆称为第一代数字图书馆的话,搜索引擎服务已经具备了第二代数字图书馆的某些主要特征。在知识组织方面,目前的数字图书馆还停留在传统图书馆的文献单元层面,而Google等搜索引擎已经深入到概念或字词的更深层次。如果把搜索引擎的技术应用于图书馆,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将从目前的无缝变成透明。在重新审视与搜索引擎的关系中,图书馆的本质可能得到新的升华。

4.4.3 实现了与形式逻辑的有机统一

图书馆是一个成长着的有机体,对于一个变化的事物的本质必须以变治变,给出任何一个具体的答案都是愚蠢的。辩证逻辑表达式就

克服了常数数学的局限,在变数数学的层面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程而不是具体答案。现实性就是条件性。当方程的各种变量被一一确定后,我们会得到一个具体的方程解。无数的具体方程解的集合使我们无限逼近对图书馆本质认识的绝对真理。

回到现实中,LE方程可以涵盖形式逻辑方法得出的一切结论。如叶鹰的图书馆本质是客观知识的结论,只需令变量 $a = \text{客观知识}$,其他变量忽略不计,此时方程解为 $\{(1, a)\}$ 。如果把图书馆与客观知识的关系简化为客观知识,就会出现叶鹰的结果。但是这种简化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同样是这个方程,令变量 $a = \text{社会机构}$,其他变量忽略不计,此时方程解为 $\{(1, a)\}$ 。做同样的简化就会得到图书馆的本质为社会机构的命题。图书馆的其他本质也可用类似的方法推导出来,这样就实现了关于图书馆本质的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有机统一。实际上,历史上人们关于图书馆本质所作的任何结论都是这个辩证逻辑公式的一个个具体的解。只是限于研究者对于对象、关系等的把握程度,有些稍微精确,更多的则属于粗略的近似解。

5 结论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7]⁴⁶⁷图书馆学也不例外,对于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人已经并将继续用实践做出历史的回答;对于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图书馆学界走过了曲折的探索道路。解决图书馆本质所必须依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提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曾改变过,是众所周知的。

既然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研究者如果抱定一个本质包打天下的理论预设就站不住脚。图书馆没有抽象的本质,只有具体的现实的本体。统一历史上关于图书馆本质的各种观点的最大难点在于找到辩证逻辑关于事物本质判断的表达式。当确定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就其现实而言是其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属于辩证逻辑命题时,用类比的方法得到“图书馆的本质就其现实而言是其所有

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命题就属水到渠成。用数学集合论的方法可以最为恰当地表达图书馆本质的辩证逻辑公式。它本质上是一个方程,是形式逻辑经典定义公式在多维条件下的集合。历史上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每个观点都是这个方程的一个具体的解,而且肯定是近似解。因为研究者一般都没有预设条件,研究过程还省略掉了许多关系因素。所有具体解的集合共同构成了我们对图书馆本质的全面认识。本文的哲学解构与建构过程可以看成是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具体应用于图书馆本质问题的尝试,也是一次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探索。这个公式对于辩证逻辑的理论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探索本质是人类认识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对其意义的认识应该持辩证观。王子舟力主本质主义理念,他多次举例道:“就像各种各样的灯,虽然可找到一个抽象词汇‘灯’涵盖一切个体的灯,但它没能直接表达出灯的本质——‘照明工具’。”^[38]我们已经列举的八大类图书馆本质各有优缺点,没有哪一个绝对胜出。同样,“照明工具”作为对灯的本质概括,其逻辑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铁路和海军等用于灯光信号通信的信号灯、农田里诱杀害虫的黑光灯、用于节庆装饰的宫灯,乃至历史悠久的孔明灯、纪念逝去亲人放流的河灯等等,它们本质上都不再是照明工具,照明成为表达内容的手段和途径,成为形式的东西。一旦我们信誓旦旦地以为抓住了事物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就必然引发认识的危机。

轻言本质或否认本质恰恰暴露出我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蒋永福近来提出不再追问虚幻的图书馆本质,摆脱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盲信,摒弃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束缚,尊重价值之间的客观差异性,从而走向多元价值之间的民主对话和博弈选择,这是图书馆学理论应然的后现代走向^[39]。我们认为,应该摒弃的是在图书馆本质问题上的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代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和实践观。必须认识到,对于图书馆本质,图书馆人已经通过其伟大的实践作出了回答,而且这样的回答还将继续下去,图书馆学人对此

问题的理论构建最终要服从和服务于图书馆实践。

参考文献:

- [1] 干成俊. 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 30 年的回顾与反思[J]. 哲学动态, 2008(8): 7-12.
- [2] 董学文, 陈诚. 三十年来文学本体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5): 1-6.
- [3] 吕斌, 李国秋.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J]. 图书与情报, 1997(1): 6-15.
- [4] 叶鹰. 图书馆哲学的学理与精神[J]. 图书情报工作, 2004(1): 27-29.
- [5] Shera J H.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 [A]// WEDGEWORTH R. ALA 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0: 314-317.
- [6] 王子舟. 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4): 7-12.
- [7] 亚里斯多德. 工具论[G]. 余纪元,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8]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 逻辑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9]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图书馆学基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0] 胡述兆. 为图书馆构建一个新的定义[J]. 图书馆学研究, 2003(1): 2-4.
- [11] 李秀林, 王子, 李淮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12] 陈源. 判断的内在矛盾、发展与根据[G]// 张巨青. 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研究.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 [13]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 [14] 黄纯元.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G]. // 黄纯元. 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
- [15] 赵笙, 张欣毅.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学新老五定律引发的思考[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9(4): 29-32.
- [16] 黄俊贵. 图书馆原理论略——从阮冈纳赞五定律及戈曼新五定律说起[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1(2): 5-10.
- [17] 欧阳康, 张明仓.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293-317.
- [18]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编. 图书馆学基础(修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19] 宓浩. 图书馆学原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 [20] 黄纯元. 追问图书馆的本质[J]. 理论学术年刊, 1998: 1-20.
- [21] 周农建. 论概念的价值定义方式[J]. 求索, 1994(4): 71-72.
- [22] 杜定友. 研究图书馆学之心得[J].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 1928, 1(1): 1-6.
- [23] 徐跃权. 解读图书馆学的人文命题[G]. // 中国图书馆学会. 以人为本, 服务创新.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5-9.
- [24] 蒋永福, 张红艳. 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哲学四定律[J]. 图书馆建设, 2002(5): 20-23, 26.
- [25] Crawford W, Gorman M. Future Libraries: Dreams, Madness, & Reality [M].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5.
- [26] 徐翔. 也谈图书馆是什么[J]. 图书馆界, 2004(1): 5-7.
- [27] 周文骏. 什么是图书馆? 怎么研究图书馆学?[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8(5): 2-4.
- [28] Phillips P C B. Laws and limits of econometric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13 (March): C26-C52.
- [29] 恩格斯. 反杜林论[G]//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5-364.
- [30]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31] 于鸣镝. 重新解读图书馆[J]. 图书馆学研究, 2005(4): 2-4.
- [32] 马佩. 辩证逻辑[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 [33] 列宁.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G]// 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52-453.
- [34]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G]//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第三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52-55.

中国图书馆界代表参加第76届国际图联大会

2010年8月9日-16日,第76届国际图联大会在瑞典哥德堡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开放知识获取——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届会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图书馆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的100余名代表。设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成立于2009年2月的国际图联中文语言中心,继续派员参加了大会的同声传译和快报翻译工作。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为中国赴会代表做了大量的咨询等服务工作。

本届国际图联大会共设置分会场57个,大会入选论文350篇,各类专业会议近150场。“海地图书馆最新进展”分会场成为受关注度最高的分会场。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对2010年1月大地震后海地图书馆的状况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中国参会代表分别出席了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CDNL)年会、国际图联保存保护(PAC)核心项目、版权和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CLM)等业务会议以及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享有阅读权利”卫星会议。会议期间,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詹福瑞,与美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会晤,就双边和多边合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中日韩三方还共同签署了《中日韩数字图书馆计划协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图书馆界同行参与到国际图联各项专业活动中。本次大会,中国代表有9篇论文的作者获得了发言机会,4篇论文的作者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是:南开大学于良芝教授(《信息世界的中国农民和农业信息服务的含义:提供有效服务的新面貌》),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张文举、李焱和巩怀俊(《数字医学集成应用系统的开发——中国军队医院中健康信息使用的重点和战略》),中国国家图书馆王志庚、梁惠玮和张文静(《开放存取资源管理:国家图书馆的新职责》),深圳南山图书馆朱淑华(《让孩子爱上阅读:一个移民城市的努力》)。

在本届大会即将结束之时,新任当选国际图联主席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提出了2011-2013年任期内的主题,即“图书馆塑造我们的未来”。四个分主题是:无所不包、变革、创新和凝聚力。无所不包,指的是不带偏见地服务所有人群,这是图书馆的支柱,也是图书馆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变革,指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而发生的变化。创新,是为了提供新的工作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凝聚力,即与身边的机构寻求合作,以更好地改进图书馆的工作,改进图书馆为用户所提供的服务。

此外,本届大会引起大家高度关注的,除了近期国际图联公布的《2010-2015战略规划》以外,还有会议期间发布的《国际图联2010年世界报告》,这是自2001年以来每两年一次的国际图联世界报告系列中的第五次报告。该报告首次实现了网上全数据检索,并配有地图导引界面,内容包含122个国家的图书馆环境的详细报告。

2011年国际图联大会将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市举办。

(本刊讯)

[35] 马克思.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220.

[36] 国家教委社科司组. 马克思主义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7]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摘录)[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8]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 武汉:武汉大

学出版社,2003.

[39] 蒋永福. 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J]. 图书情报工作,2010(1):1-7,90.

徐跃权 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信息管理系教授、副院长。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邮编:130117。

(收稿日期:2010-04-10)